

云中岳武侠精品

矫燕雄鹰

豪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豪俠系列

矯
燕
雄
鷹

(下)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章	待辟窥视	(339)
第十八章	击散群雄	(361)
第十九章	神出鬼没	(383)
第二十章	飞石击群雄	(404)
第二十一章	飞石击毙	(426)
第二十二章	机关周旋	(447)
第二十三章	牵制群雄	(466)
第二十四章	一鸣惊人	(485)
第二十五章	群雄格斗	(507)
第二十六章	两虎相斗	(527)
第二十七章	群雄对阵	(546)
第二十八章	“两门”对阵	(568)
第二十九章	击败九幽门	(588)
第三十章	武门求救	(609)
第三十一章	大难不死	(630)
第三十二章	击溃阴谋	(651)

第十七章 待辟窥视

八极雄鹰的名号，给予九幽门的人心理上的压力，相当沉重。

如果不是八极雄鹰，这位秀士肯定会在愤怒之下，不顾一切竭泽而渔，发出第三记神鹰爪孤注一掷，爪功对爪功，谁怕谁？

但京华秀士怎能不怕？卅余名超等高手，追杀八极雄鹰，结果如何？

不用多想，望影心惊，抬头的刹那间便勇气全消，一跃三丈如飞而遁，逃入屋侧的草木丛中，比受惊的脱兔快一倍。

罗远飘落，知道追不上了。

“你把他吓跑了。”苏若男大发娇嗔：“老爷，你得赔。”

“那家伙是胆小鬼，怎么赔？”罗远苦笑。

“安顿受伤的人。”

“有人就好。”

“什么？你不是要我向受伤的人逼供吧？你不吧？”

“这……罢了！”苏若男泄气地说。

“那些人是向谷口走的。”

“追！”苏若男不肯罢了。

“追不上，天快黑啦！”

“那……”

“我们到瑞云谷，赶两步。”

“走啊！老爷。”

苏若男欢呼雀跃是有理由的，她就担心罗远不去瑞云谷。

迄今为止，罗远一直没肯定表示去瑞云谷，一再表示对向武道门夺金毫无兴趣，置身事外无意介入。

她懒得去想罗远态度转变的理由，反正只要罗远去，她就心足了。

假使让她知道罗远去瑞云谷的心理转变缘故，一定心里高兴不起来。

她知道，她的一颗少女的芳心，已寄托在罗远身上了，心潮已涌起涟漪。

令她不安的是，罗远并没把她当女人。

她知道自己的风华比不上宇内三狐，罗远对宇内三狐也毫不在意。但她在等，等罗远注意与发现她，是一个青春美丽的大姑娘，而不是若（像）男人的女人。

她在改变自己，至少在她发现无双玉郎的美丽成熟女随时，便想到要把自己也打扮得像引人羡慕的漂亮女人。

她当然不知道，罗远在小溪中，突然看到无双玉郎半裸的胴体时，所受到的震撼是如何强烈，印象是何如鲜明。对一个正常的大男人来说，那是无可抗拒的，难以磨灭天性不由自主的诱惑。

以往，娇骄傲自负，不但武功超尘拔俗，美丽灵秀不可一世。可是，不但比罗远相去远甚，连比她差劲的宇内三狐，也轻而易举擒住了她。

然后是武功更高强的人先后一一出现，摄魂天魔她就难以应付。无双玉郎显然比她高明多多，与罗远棋逢敌手。

现在又碰上一个爪功可怕，她不知道名号的京华秀士，对方报了名号，她也不知道底细。但她知道，京华秀士的武功绝不比她差。

她知道谦虚了，无形中气质与性情，都在慢慢改变，也逐渐令人喜爱了，所以她有信心，用些心机，罗远会喜欢她的，她已经不是往昔那个不易亲近的“若”男；女人若男，哪一个男人肯喜欢？

仍然没获得口供，无法了解这些实力庞大，来自京都人士的底细。但这些人打武道门一千五百两黄金的主意，是无可置疑的事。

死了许多人，即使能顺利夺获一千五百两黄金，仍然是大输家，这些人真不该来的。

罗远知道她也是为黄金而来的，因此在言谈间，她尽量避免谈及黄金与武道门的事，以免引起误会；罗远一直就鄙视夺金的举动。

她几乎忘了，基本上罗远仍然对她怀有戒心。

如果摄魂天魔那些人不群起而攻，罗远怎会在休戚相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与她合作自保？演变成目下的处境，完全是情势丕变所促成，因势利导而牵连在一起，罗远根本无意前往瑞云谷趟这一窝子浑水。

罗远本来就需往北行，前往南阳府，不需经过瑞云谷，当然瑞云谷也可以到达南阳府。演变成目下的情势，主要原因是罗远想了解无双玉郎这些人的底细，以便日后心理上预作提防，并非有意参与瑞云谷夺金的故事。

也许是数有前定吧！

罗远竟然被无双玉郎所吸引，改变了主意，要留意无双玉郎的动静，因此有意无意间，不再提拒绝前往瑞云谷的事。

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打算，她自为以罗远是受她的影响，愿意前往瑞云谷的。

一阵好赶，放开脚程急如星火。夜间在山林中极易迷失，必须加快脱离，在日落之前，便回到至瑞云谷的小山径，距被十憎

道突袭的地方不足一里。

罗远在山林分辨方向的能力十分准确惊人，不愧称进入深山大泽的采药师。

山径不怕迷失了，罗远打算连夜前往瑞云谷，卅余里如果脚下放快些，一个更次便可赶到。

天黑了，首要的事便是找食物充饥，顺便打听这条路的动静，看是否发生了重大事故。

走了三四里，运气不错，路旁的山脚下，出现了灯光，走近便看出是一座小小的三家村。

其中的一家不但有灯光，而且有借宿的旅客，透过外院柴门的缝隙，可看到正屋的门大开，里面有十余位佩刀带剑的人，分两桌正在进食，有酒有鸡颇为丰盛。土瓦屋民舍的厅堂窄小，挤两桌旅客已有人满之患。

推开柴门，经过前院，看到墙角有几个人乘凉，交头接语交谈。外面幽暗，看不清面貌。

那几个人仅瞥了他俩一眼，没加理睬，大概是已经膳罢的旅客，而且都是江湖之豪。

踏入大门，便看清右首一桌的六位男女旅客，六位男女旅客也看清他们，双方同时咦了一声。

左面的一桌有八个人，全是雄伟剽悍的中年大汉，也同时向他俩注目，眼中流露出诧异神情。

是字内三狐。另三位是年近花甲的人，村夫打扮，身材普通，外表平凡不引人注意，但眼中不时闪烁一种诡奇的光芒，腰间的百宝囊甚大，足以作为行李挂袋。佩刀也不同，是长仅尺八的尖刀。

罗远对这种刀不陌生：法刀。

天师道的弟子不用法刀，用七星剑、桃木剑、古定剑。巫门弟子、端公、秘教门人、邪门人士，有一半人用法刀。

这些人士派流之多，难以统计，而且有地域性，各具秘技各有范围，与医、卜、星、相、命各流，同为江湖猎食者。一般大众口中所谓“走江湖”的人，就指这些神秘的人士。

走江湖与闯荡江湖是两码子事，虽则性质差不多。不论走或是闯，都被列入三教九流难上台盘。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浑身大汗，身无长物，一定是遭了祸事。”白妖狐看了他俩的狼狈相，嘴上不饶人：“过来坐，你们该也饿了。”

“你们没逃回随州，不怕祸事吗？”

罗远笑吟吟拖凳就坐：“碰上一大堆神仙活佛，哪能没有祸事？你们最好别碰上，你是妖狐，铁定怕仙佛。”

“逃到半途，愈想愈不甘心，恰好碰上这三位老朋友，所以回来了。”白妖狐随即替双方引见：“我这三位老朋友大有来头，他们……”

“我们自己通名。”

那位留了白花山羊胡的人阴阴一笑，抢着说：“我，幽冥使者鲍方。”

“天涯浪客柏孤。”第二个人说话面无表情。

“五方游神洪荒。”第三个人却声如洪钟。

“八极雄鹰罗远。这位小姑娘叫苏若男。”

罗远也自报名号，他并不知道这三位大有来头的人是何方神圣，但一听绰号，便知一定大有来头。

“你就是八极雄鹰？”

幽冥使者脸色一变，不敢再托大了：“听三狐说过你大闹大宁集的事，佩服佩服。我们不在乎摄魂天鹰，他们凭什么敢出面残害同道？你说的仙佛，又是怎么回事？”

宅主人送来了碗筷，加了两碟菜肴。苏若男饿得发慌，先吃了再说。

“可能是什么崂山七子、山东三佛……”罗远将所遭遇的变故，一面进食一面简略地说了。

“听说过这些人物，也仅限于听说而已。”

幽冥使者冷冷地说：“就算他们具有无上神通，咱们的道行也不弱。他们最好不要做得太过分，半途行凶断别人的财路，算什么玩意？唬得了我们吗？”

罗远不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不知道这些人具有些什么了不起的神通，虽然觉得口气托大，也并不在意，便本能地觉得有点夸张不识时务，区区六个男女，宇内三狐本已是惊弓之鸟，能与摄魂天鹰上百名高手论短长？

他很难想像当摄魂天魔百余名高手发起攻击时，这六位仁兄仁姐，会用什么方法手段应战？会不会被对方的人潮所淹没，被踏成扁鸭？

“他们不会虚张声势唬人，而是凡是影响他们利益的事，必定不惜任何代价，将对方歼除以达到目的。”

罗远不想多产，在不可一世的高手名宿面前，少说话以免麻烦：“他们不断向我下毒手，我得睁大眼睛拉长耳朵，留心地注意结果。诸位今晚还赶路吗？”

“明早再走，不急。廿余里路，脚下放快些片刻可到。”幽冥使者信心十足：“用神行术更快，一定来得及赶上。你呢？”

“受到击被赶入山，逃了几十里，人都被赶散了，得在这附近寻找逃散了的同伴，走不走得找到同伴后才能决定。”罗远找借口隐起自己的打算。

“跟我们走吧！”

白妖狐又在打他的主意：“我们结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联手见机行事。多你和苏姑娘的人，力量更壮大了。”

“有我参加，你们麻烦大了。”罗远用心计拒绝。

“我们麻烦大了？什么意思？”果然引起幽冥使的不悦，变色

沉声问。

“他们把我八极雄鹰，列为必须一举搏杀的目标，见面便会一拥而上喊打喊杀，岂不连累你们替我挡灾？也许你们几位讲道义愿意拔刀而起，你们其他的朋以肯吗？黄金还没见到，就得无谓地拼命，换了我，我也不愿意。”

罗远婉转地说出理由，而且理由充分。

“到瑞云谷之后，咱们仍然欢迎你加入。”

幽冥使者果然气消了：“你杀了他们不少人，处境相当危险，在瑞云谷你如果和我们并肩站，我们当然会同仇敌忾休戚相关。”

“我会加以考虑的。”罗远信口敷衍。

填饱五脏庙，两人立即告辞，借口要在附近寻找同伴，幽冥使者众人也无意挽留他们。

远出里外，罗远一位苏若男的手，用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噤声，往路旁的草丛中一钻，潜行百十步，隐没有山坡的树林内。

“你搞什么鬼？”苏若男终于忍不住低声问。

“有人跟踪。”他附耳说：“用意不明，捉住了也不会问出结果，先避一避。”

“何不加快赶往瑞云谷？”

“你敢走？”

“哦！你的意思……”

“路只有一条，夜间又不能在陌生的山林乱闯，在险恶处埋伏，你受得了？宇内三狐几个人自以为了不起，也不敢连夜动身呢！”

“也许他们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的确了不起，所以信心十足……唔！不对，伏下，定下心神行功吐纳。”

罗远把她按伏在两株古松下：“不管你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切记不加理睬，抱元守一万虑俱消，敛神内视不理睬身外一切异象。凝神聚气，浑身放松。”

罗远一面叮咛，一面倚树用五岳朝天式坐下，浑身立即放松，逐渐进入由神返虚无我无物境界。

她不由自主，定下心神吸口气功行意敛。

耳中刚听到模糊的气流激荡声，立即浑身毛发森立。她这一辈子，从没听过这种阴厉的声音，直觉地认为绝不是来自人世间的声浪。

心神刚出现恍惚，背心便被一只大手按住了，一般奇异的脉动注入体内流向百脉，恍惚的心神重趋平和。

接着是天地逐渐沉寂，那种异声正徐徐远去，兽吼泉啼的声浪，也变得微弱十分遥远了。

最后，耳中只听到空气在耳深入，轻微流动摩擦的空茫回响，天地俱寂，似乎已离开烦嚣的尘世，意识进入空寂虚无的不测境界。

不知过了多久，背心注入的脉动徐徐静止，她也从空茫死寂中返回浊世红尘，泉啼兽鸣突然增高，意识重返阳世，感到一阵凉气彻体，那是山区特有的夜风所传来的寒气。

“不必急于动身，在此地露宿一宵。”她听到罗远平静低沉的语音，但已感觉出语音中隐藏的倦意。

她挺身爬起，颇为紧张地贴罗远坐下。

她打一冷颤，毛骨悚然的感觉又发生了。

“摄魂天魔那些人，碰上势均的对手了。”罗远答非所问。

“你是说……”

“宇内三狐那些人，四更左右定可到达瑞云谷。”

“动身了？”

“还没有。”罗远肯定地说。

“你是未卜先知的神仙？”她笑了，不肯置信。

“幽冥使者的元神还没返回躯壳，当然不可能动身。”罗远不多加解释。

“你……你的话我听不懂……”

“懂你也不肯相信。”

“我……我相信。”她语气存疑。

“两个人，很可能是幽冥使者与五方游神，要了解我们的动向，所以暗中跟来了。幸好被我早一步发现，但到了这里，我才发现来的不是他们本人。而且，他们想威吓我就范，听他们驱策，我只好引他们在这一带山林捉捉迷藏。歇息吧！他们不会来了。”

“这……我只感到……”

“感到有遇邪的感觉，感到此身已不在人间。”

“咦！你……”她吃了一惊。

“十僧道奈何不了幽冥使者这三个。这三个人的道行，抗拒得了十僧道的神通，可以替我们牵制住一些强敌。如果这三个夜间向摄魂天魔那些人袭击，很可能摆平一半高手名宿。白天，他们发挥了不一半威力，所以我们在瑞云谷所受的压力，也减少一半。”

“哦！这么厉害？看他们的外表……”

“外表不起眼，是吗？睡吧！让他们先走。”

“我还是听得一头雾水。”

“如果你真知道经过，你会……算了吧，我也要歇息恢复精力。”

“睡就睡。”

苏若男极不情愿地往他身上一靠，突然发现他的衣衫已被大汗湿透了。

她刚想问，却被罗远挽住她的肩背，强迫她在身旁睡倒，不许她动弹。

心潮汹涌，久久便不知不觉睡着了。

天一亮，布置在各地埋伏的人，皆纷纷撤回瑞云谷，不能在各地零星活动了。

赎人的时间订于午正，必须完成严密的布置，一上午的时间并不算充裕，派在各地的人必须及时赶到，重新布置需要时间调整。

瑞云谷占地并不广，由三座高峻的奇峰所夹峙，仅瑞云峰峰的西南两峰相连的鞍部，有可供安全上下的通道，但攀登也相当吃力。

瑞云谷的东面，陡岩直落百丈，与南面的凝翠峰削崖，形成不足十里的谷口，也就是出入的惟一通道，山径在谷口东南两里地，路一分为二。

左是北道，通向七十余里外的桐柏县城。四十里外，则是有名的淮源伏流重新涌出的大复山阳口村。

右面的南径，通大宁集。

桐柏县阳口属河南南阳府；大宁集则属湖广德安府。

所以说桐柏山区是三不管地带，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因此桐柏山有土匪强盗结巢出没，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甚至有打家劫舍的盗群活动，官府也无可奈何，兵来贼去，兵去贼回，谁也奈何不了谁。

进谷口里余，便是小小的瑞云村，有三五十户人家，耕种谷内的两三千亩田地。真正的水田，还不足三百亩，十之九是只能种杂粮的半瘠山坡地。形成与世无争，外人不易涉足的半闭塞天地。

如果谷口被封，惟一的逃生出路，是攀越瑞云谷峰西南的山鞍，另处皆无法攀越，只有猿猴可以上下，或者飞鸟可以翱翔。

可以预见的是，武道门必定占据山鞍的一面，作为进出瑞云

谷的通道，避免事主报官，派官兵封锁谷口。

当然那是为防万一的应变措施，事主不敢报官，户籍在岳州远在数百里外，无凭无据没有证人，报官也难获桐柏的官方受理，更怕误了肉票的性命。

前来参与夺金的各路群雄，不可能事先入谷在村中落脚，以免引起事主双方的误会，影响赎人的进行，这是江湖大忌，会引起公愤，成为众矢之的。

不论任何方面的人前来参与，皆需避免直接在瑞云谷露面，以免引起误会，被看成破坏这次买卖的罪魁祸首，更可能受到任何一方的致命袭击。不许第三者在场，这是江湖好汉们办事的宗旨，也算是规矩或禁忌，有权以雷霆手段加以排除。

谷内谷外地势隐蔽，可以藏匿的地方甚多，先到或后到的人，皆有广阔的活动潜藏空间，尽量与其他的人保持距离避免接触，以免暴露实力，被糊里糊涂吃掉消灭，那才冤哉枉也。

不论先到或后到的人，并不需先熟悉环境，反正武道门完成交易取得赎金之后，必定出谷撤走，找机会下手明暗劫取的人，盯牢了武道门的人就错不了。

不论是走江湖或闯江湖的牛鬼蛇神，十之九是穷光蛋。尽管他们有些人怀有理想有抱负，但说穿了绝对跳不出争名逐利的圈子，绝大多数的人在三教九流中鬼混，身上能掏出一二两银子百十文制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一千五百两黄金，会令人想得发疯，为了一二十文制钱打破头是常事，一千五百两黄金值得用命争取。

所以这次从四面八方赶来发横财的人，不可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英雄好汉，见了面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事，届时也必定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绝大部分的人隐身在谷外，谷口附近不时有人现身活动，用意不明，其实并无现身的必要，在这种紧要关头，随时皆有被人

击毙的危险。

这里与大宁集的情势不同，大宁集是往来的歇脚处，有些人
与夺金无关，只是过往的旅客而已。

千手灵官就是无关的人，不影响夺金群的利益。但如果在这
里出现，处境就不一样了。

时光飞逝，当日上三竿时，终于有人沉不住气，公然从隐身
处走出，三三两两动身入谷了。

谷内可以隐身的地方甚多，这些人一一消失在瑞云村附近的
山林内，这表示决定性的时刻将届，是各展神通的时候了。

山鞍下的树林内，摄魂天魔一群高手名宿，扼住攀登山鞍的
地段，显然意在堵截武道门从此地脱身的通道，似乎已认定武道
门带了黄金撤走，非从这里走不可。

走谷口风险大，那一线山径一面是短崖，一面是溪流湍急的
乱石溪床，只要夺得金箱，登崖或下溪脱身容易，追赶的人不可
能一拥而上，夺金成功往山林中一钻，就可能安全地鸿飞杳杳。

山脚距瑞云村约三里，可以俯瞰瑞云村的动静，林深草茂，
人隐身在内小村的人不可能发现他们的活动。

向上攀升，坡度虽陡，但没有直起直落的峻崖，攀枝拨草上
下不算困难，身手矫捷的武林健者，两三里的陡坡难不倒他们，
可说是除了谷口之外，这里是进出山谷的理想途径，所以该是武
道门必取的出入路线。

人都隐藏在草木丛中，首脑们却在一处古木参差交错的平坡
聚集。

果然不出罗远所料，那位使用排山神袖的人，确是这些人的
首脑，在八名男女随从的护卫下，坐在一株倒木上，炯炯鹰目精
光四射，威严的相貌，表示他是一个具有无上权威的领袖人物。

四周有十余男女，都是重要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摄魂天魔，
以及一僧一道。

满脸虬须的尤大副门主也在场，脸上神色显得冷漠。

无双玉郎与男女两随从在下首，脚下散置着属于京华秀士的物品。

“我已经再三说过了，这件事以后再说。”

首脑的大八字胡说话时一翘一翘显得可笑，脸上却隐现怒意：“关键时刻，咱们内部不能发出事故自乱阵脚。冠章，以后我会替你主持公道。”

双方显然经过一段时间争论，首脑显得不烦恼，关键时刻，的确不宜处理这种重大事故，任何惩罚，皆会影响大局，内部不和，哪能全力对外？

“那么，侄女即置身事外。”

无双玉郎忍耐已至极限，不满意这种推搪敷衍的答复：“侄女不是九幽门的人，无权要求方叔用门规处理；九幽门的门规，也对侄女没有约束力。好，我走。”

“你走？”

方叔一常拍在树干上，声色俱厉：“重要关头你走？往哪儿走？”

“出谷，赶往武昌府。家父在楚王府还有几位朋友，他们会照顾我的。”

“你这是忤逆不孝。”

方叔的嗓门大得很：“你没忘了当初令尊当面交代，要你全力助我南方发展的承诺吧？我刚在南方踏出第一步，你就因些须小事，便违抗尊亲的嘱咐，使小性子撒手不管，像话吗？”

“你曾经保证照顾我，你是这样照顾我的？我曾经替你出了死力，你是怎样回报我的？我会把所发生的事故，一五一十向家父禀明，有何结果，家父会向你讨公道的。京华秀士今后，他最好死在南方算了。”

“这件事你怎能怪他？你们本来就是一双情侣，你如果不曾

有所表示，他敢对你怎样？”

“是你所授意的，是吗？”

“胡说八道。”

“尤副门主的态度，就已经明白表示出于你授意了。你是我的长辈，我不敢对你怎样，家父会有些什么反应，你等着好了。我走了，不要阻止我。”

“你敢？”

方叔倏然站起，几乎在怒吼：“我会派人上京，把你爹找来，我把你从京都带来，一切你都得听我的。目下需要你对付八极雄鹰，只有你才能缠住他，你已经失败了两次，不能有第三次，哼！”

“你已经疯了。”

无双玉郎不屑地说：“你不但对我无义，对你的忠心耿耿弟兄尉迟堂主更无道义，你怎能向你的九幽门弟兄交代？你的弟兄离心离德是必须的，你将为了这件无义的事，失去称霸南天的好机。如果这次吞并武道门的计划能成功，很可能是老天爷特别眷顾你。好吧！我不走，既来之则安之，我要看结果，看老天爷是否真的眷顾你。”

她的态度突然转变，方叔显然大感意外，鹰目凶狠地盯着她，搜索她脸上的神情变化。

她脸上的激愤消失了，冷森的神情取而代之。

这位九幽门首脑的一声“你敢”，重重地敲开了她被蒙蔽了的灵智，看清了恶劣的处境，她必须运用智慧以保全自己。

要派人上京把她爹找来，可能吗？

如果不可能，这位首脑为何说这种不可能的话？

她老爹出身燕山三护卫，跟随燕王打天下，立下辉煌的汗马功劳，封爵定远侯，开府南京再迁京都，虽然已因老病致仕辞去军职，仍然在京具有潜在的权势，能私自出京到南方鬼混？准备